

著名歌词作家张藜艺术人生系列图书

周李立◎著
张藜◎注释

久别的人

张藜歌诗人生



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

张
黎
歌
诗
人
生

久别的人



周李立◎著
张 黎◎注释

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久别的人:张藜歌诗人生/周李立著,张藜注释.

—北京: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,2009.5

(著名歌词作家张藜艺术人生系列图书)

ISBN 978-7-80219-583-7

I. 久… II. 张… III. 张藜—传记 IV. K825.6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9)第073708号

书名/久别的人:张藜歌诗人生

JIUBIEDEREN:ZHANGLIGESHIRENSHENG

作者/周李立 著 张 藜 注释

出版·发行/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

地址/北京市丰台区玉林里7号(100069)

电话/63057714(发行部) 63055022(编辑部)

传真/63053367 63056983

经销/新华书店

开本/16开 787毫米×1092毫米

印张/9.25 字数/116千字

版本/2009年7月第1版 2009年7月第1次印刷

印刷/中原出版传媒投资控股集团北京汇林印务有限公司

书号/ISBN 978-7-80219-583-7

定价/20.00元

出版声明/版权所有,侵权必究。

(如有缺页或倒装,本社负责退换)

序

我写过一首《苦乐年华》，那是一首很好听的歌，可以说它是我一生的概括。

我这一辈子真像歌里唱的那样，既有欢乐也有苦难。从十六岁参军到二十四岁，这八年里我是无忧无虑地生活着快乐着；从二十五岁开始就步入了艰苦的跋涉，跌跌撞撞地前行，走过一个很不安定的阶段；直到四十五岁，二十年就这样过去了。

如果说生活是一条藤，总结着几个苦涩的瓜，那瓜就是我。

每一次运动来临，每一次下放改造，每一次挨批作检讨，每一次被批斗，每一个反面典型都离不开我。

如果说生活是七彩缎，那也是一幅难描的画，那画也是我。

写作、改作，从来不能署名；劳动改造好的名单中，从来没有我的名字；下放休息日从来没我的份儿，我想家，想回家，从来轮不到我。

如果说生活是一条线，总有解不开的小疙瘩，而我生活中的小疙瘩一定是个死疙瘩，上纲上线铁疙瘩。

如果说生活是一杯酒，我的那杯酒是心酸的苦酒、药酒，如果是一首歌，就是一首悲愤怒吼的歌。

我已七十八周岁，终于迎来了幸福时代；也算没白活一回，活它个拼命三郎才有滋味。

张藜

2009年6月于北京

目 录

CONTENTS

历繁华 知沧桑

 在音乐里，找到久违 /2

 知其人，爱其乐 /5

 故土难离 /10

 苦涩童年 /14

少年初离乡

 关东文专 /20

 东北鲁艺 /24

 不眠之夜 /31

 北师大 /35

坚守荒芜人世

 痛饮生活的满杯 /42

 坚守荒芜人世 /48

 农村生活与农村三部曲 /52

 歌诗之路 /58

久别的人：战地新歌

 战地新歌 /66

 我和我的祖国 /77

 在地方是条龙，
在北京是条虫 /68

 张藜现象 /84

人心熬岁月：十五的月亮十六圆

 难忘慕田峪 /90

 电视剧主题曲的专家 /98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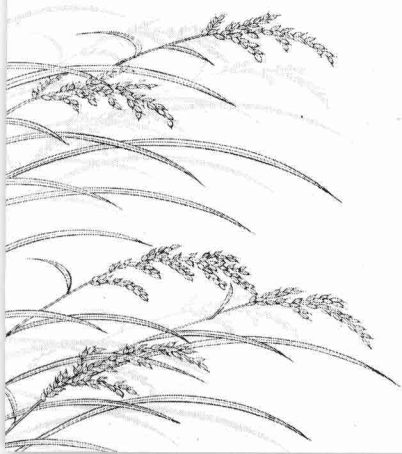
歌词是用生命写成的

 亚洲雄风 /110

 声声不息 /119

 为女性而歌 /116

 历繁华 知沧桑



♫ 在音乐里，找到久违

相聚与离别，欢乐与哀愁，正像那鼓点的节奏，轮次奏响在烦扰纠葛的人生中。人有悲欢离合，此事古难全，然而，还都一厢情愿的盼望，下一次在命运里敲响的鼓点，会是团圆的节奏，是与梦中人重逢的喜悦。

细想之下，这有合就有分的宿命实在悲凉，有铭记就有遗忘，有承诺就有背叛，时间与记忆并不值得信赖。青春的残片刚刚被搁置，仿佛就在昨天，还并未褪色，那俗世的尘烟却已经将她的气息覆盖，当某日街头偶遇，只觉似曾相识，却也仅是擦肩而过，那些萍水相逢的缘分发生得越来越频繁，而真正触动心扉的苦乐却越来越难以被遭遇。

这时代的生活浮光掠影，白日里城市绚烂沸腾，让人们误以为自己正在上演的，都是人世的感动与真情。

只有当深夜加班回家在沙发上睡着之前，才会蓦然惊觉自己的苍白，竟然再也知道哪些人和事才能让此刻的自己，怦然心动了。铭心刻骨一词，也许就注定将与这个时代无缘，日场夜场的激情，如那杯中泡沫，破灭了，就破灭了。

不是记忆的问题，不是我们的问题，或许，都不是时代的问题，只是生而为人，就会有的这些无可奈何。

然而，每个时代却都会有它独特的声音，让我们于潜意识之中铭记。就像王家卫曾经说过：“音乐，不啻是气氛营造的需要，也可以让人想起某个年代。”

如其所言，如果记忆并不值得依赖，我们应当感谢我们还有音乐、文学、绘画、影像……我们还拥有一切艺术，它们的确并不能告诉我们曾经发生过什么，却会提醒我们，我们曾经遭遇过什么样的情感，对于人类来说，关于往事的记忆是重要的，而那些往日的情怀，也是珍贵的，甚至从某种意义上来



说,它们更为真实地接近彼时的自己。毕竟,我们很难在情感上欺骗自己。

有时候,音乐会让我们想起某个年代。不管那是一个多么抑郁和苍白的年代,都还是需要动人的歌,这是人类的荣幸而不是悲哀。而悲哀的恰是,在某个时代里,所有做音乐这一行的人心里,最在意的不是生活与音乐了,而只是一些其他的喧闹与幻象。

“东边有山,西边有河,前面有车,后面有辙……”生活有时候很简单,就像歌里所唱的那样,生活是一场简简单单的隔岸观火,生活是在这山与那山之间凝望、徘徊。诚如我们如今站在此岸,听着那彼岸的歌,渺渺歌声让我们回想起,何年何月,曾经的自己,仿佛就是站在这生活的彼岸,牵着谁的手,散步在青春的河边,而记忆中那个已然模糊的她,被这歌声浸染得仿佛眉目犹在,这时的感动与感慨,如此温暖亲切。因为那正是我们寻找已久的,久别的人。

从另一种意义上来说,写出了“东边有山,西边有河”与《久别的人》的词作家张藜,也是我们所久别的人,我们熟悉他的歌就好像熟悉自家门牌一样,张口就来,然而我们却从不知道这些熟谙于心的歌词,到底是来自哪一支生花妙笔。

这就是张藜。

一个用文字来做音乐的人。

这种说法也许过于文艺,但作为作词大家的张藜,确实是这样自



张藜在论坛上

如地游走在文学与音乐之间的人,他在其间穿针引线,亦书亦吟,为现在及从前的那些时代留下了它们独特的声音。——这真是一个浪漫的职业,仿佛远古的行吟诗人,用歌词串起只属于这个时代的情绪与故事,那些歌词就像时代的标签,让人能借此翻阅那些暗藏于此标签之下的历史。

出生于30年代的张藜,其创作之火生生不息,在青年时代便已擦亮了音乐创作的火花,迸发出令人艳羡的作词天赋和才华。如果不是之后的命

运嘲弄,令他几十年来潜于最底层的生活之中,他也许会写出数量可观的曲目流传。然而塞翁失马,焉知非福,在最近几十年来,张藜的创作态势可谓厚积薄发,他写祖国与大海,写故乡与生活,写男人和女人,也写河川大地,雪月风花,朗朗上口的经典曲目频频问世,按摩人们的听觉神经,告慰心灵,甚至像狂风一般扫过所有人的记忆,扫出许多我们未必会有意去回想,却又从来不舍得忘却的往事。



张藜注释

这首歌词原来的标题叫《藕丝情》,后来在给徐沛东同志的一支很有美感又有力度的曲调填写歌词时,我就把标题改成《久别的人》,徐沛东找白雪演唱,一炮打红,白雪并为其拍摄了 MTV,很快流传开来,成为歌厅或演出舞台上的保留节目。《藕丝情》的标题照说也可以凑合,但就是不如《久别的人》豁亮有力,尤其作曲家给以重点突出地处理,把它处理成一个重复的乐段,这对歌曲的流传起了关键作用。

感觉为上,神与物游,跟着感觉走,但绝不可走到哪儿算哪儿,要把糖葫芦穿到一根竹签儿上顺竿向上爬,这首词的主旨,就是相聚一起离别东西,也是最容易煽情之处。“久别的人盼重逢,重逢就怕日匆匆”辩证的修辞:“忆不完的旧情续不完的梦,快刀难断藕丝情”,快刀的引入又产生了欲罢不能的效果。辩证的逆向修辞是这首歌词的主要手法。古人有“以意逆志”说,用现在的话就是指以情叙理,情是以理统领的,理以情诉,情以理归。

久别的人

久别的人谁不盼重逢,重逢就怕日匆匆,
忆不完的旧情续不完的梦,
快刀难断藕丝情,
你可记得那个霜冷日,
你可记得那阵木鱼声,
情侣走尽天涯路,双眸痴痴伴孤灯,
久别的人盼重逢,重逢就怕日匆匆,
情丝正像藕丝织缆绳,拴住日光和月影。
怎能忘记夏夜听蝉鸣,
怎能忘记冬晨踏雪行,
雪一样的童心虹一样的梦,
怎知情海浪难平,
你可知那岁月催人老,
熬了多少日昏月朦胧,
寻情不认林荫路,叙旧难找鸳鸯亭,
久别的人盼重逢,重逢就怕日匆匆,
一次次离别,一次次重逢,
路也漫漫雾也朦胧。



如果说,张藜几十年来积累的歌词作品,可以比作是为那些逝去的年华所做的标注的话,那么,今天的我们再去熟悉张藜和重温他的歌词经典的努力,则更像是将那些标注集结,来汇成一本关于往事的纪念册,这其中,不仅仅沉淀了作者张藜的人生百味,也暗藏着每一个人关于年华的若干回忆,这种回忆,旁人无法知晓,它只在那些歌词的背后,像潜台词一样浮现在自己的心头,私密,却温暖。

不能这样活

东边有山,西边有河,
前边有车,后面有辙。
究竟是先有山,还是先有河,
究竟你这挂老车,走的是哪道辙?
春夏秋冬,忙忙活活,
急急匆匆,赶路搭车。
一路上的好景色,没仔细琢磨,
回到家里还照样,推碾子拉磨。
闭上眼睛就睡,张开嘴巴就喝,
迷迷糊糊上山,稀里糊涂过河。
再也不能这样活,再也不能那样过,
生活就得前思后想,想好了你再做。
生活就像爬大山,生活就像趟大河,
一步一个深深的脚窝,
一个脚窝一首歌。



张藜注释

这首《不能这样活》是为徐沛东的一个曲调填的词。那天晚上,徐沛东在中央电视台录音棚录音,间隙时他在钢琴上弹出一个曲调,他还想往下弹,我说:“先弹到这儿吧,我给你先把这一句填上。”徐沛东开玩笑:“怎么您都这么大的岁数啦,也……有了!”“有了,也在这儿!”我指了指那时我正鼓起的肚皮。于是我就给他填上了第一句曲调的词:

知其人,爱其乐

音乐家乔羽曾这样评价张藜:
“现在张藜也许还在得罪着人,也许今后还要因此而遭遇不幸,谁知道呢?但是,我不劝他改变初衷,变成另外一个张藜。这样的一种江山易改,禀性难移,正是我们的活力之所在,如果失去了这种活力,我们也就失去了张藜。”

唯其如此,所以我敬重张藜同志的人品。

知其人,爱其乐。因之我也更加注意他的词作。”

“东边有山，西边有河……”接着徐先生就将这个曲调在三角琴的平台上写完，我回家后就一句句地续填成目前刘欢演唱的样子。如果说毫无准备地没抓挠地凭空而就，这就不真实了，那时候，我常思考着一个问题，一个人做事究竟是由理智支使，还是任着性子瞎干一气？像剧中人枣花丈夫任意打老婆这种事能不能改正？农村的这套旧风俗能否扫除？为了要超越《篱笆墙的影子》和《苦乐年华》，我必须化入这个创作氛围里，日思夜想都是它才行。歌词不该是给做好的衣服打一块补丁，而是织造工艺，成为电视剧这件美衣的一根根经纬线，构成美衣的纺线线。剧中人铜锁就成了这首词的托影。

赋法的经常运用是歌词技巧的一大法宝，也是被词人经常使用的表达方式。所叙写的事物，通过铺陈直接描述。而这种直接描述又常常借助比兴之法。所谓比，就有拟思达理的功能，把叙写的事物借比为另一事物加以叙述，因此赋法常常和比兴之法混用。兴是由一客体引兴地去叙写另一事物的表达方法，用赋离不开比兴，用比离不开赋兴，用兴离不开赋比，赋、比、兴成为老祖宗留给后人的描写三法宝，一定要由我们这些子子孙孙继承下来发扬开去，创造性地加以运用。发展与开掘是继赋、比、兴三法之后最得体的途径，只有这样才能写得集中，集中了才有力，有力了才能达到感人的目的。“东边有山西边有河”这只是兴；“前边有车后面有辙”，又是一个兴句；“究竟是先有山还是先有河”“究竟你这挂老车，走的是哪道辙？”这两句就是赋、比、兴的引申句。顺藤摸瓜，千千万万不要游离主旨：“春夏秋冬忙忙活活，急急匆匆赶路搭车”引申后又归本体：“一路上的好景色没仔细琢磨，回到家里还照样推碾子拉磨”，这就活脱脱把铜锁为典型代表的人物形象托出来了。比也好，兴也罢，赋也只是有一个最高的目的那就是描述本质的东西，托出形象才构成段落高潮（次高潮）。启承完成，转合待写，这才出来下半段“再也不能这样活”，直到尾部高潮句：“一步一个深深的脚窝，一个脚窝一首歌。”

但凡伟大的艺术，都会有艺术家的人品体现在作品之中，纯粹的人格带来高尚的艺术。知其人，爱其人，亦会更热爱他的艺术。

歌德曾这样说过，“一个作家的风格，是他内心生活的准确标志。”而作家的个性，正是作家艺术风格形成的根基，它体现着作家自己的思维模式、结构设置、语言运用等方面的独有方式，也是作家人格的一种自我



表现。

张藜的歌词往往看似浅近,细品却很简单,往往以一言诉万言,言已尽而意无穷,在《我和我的祖国》里,“我和我的祖国,一刻也不能分割,无论我走到哪里,都流出一首赞歌。我歌唱每一座高山,我歌唱



著名歌词作家张藜在谈创作

每一条河,袅袅炊烟,小小村落,路上一道辙……”

在《篱笆墙的影子》里,“星星还是那颗星星,月亮还是那个月亮,山也还是那座山,梁也还是那道梁,碾子是碾子缸是缸,爹是爹来娘是娘,麻油灯还吱吱地响,点的还是那么丁点亮,哦!只有那篱笆墙影子咋那么长……”

道理很明白,说起来也是很朴实的,张藜在歌词中所表现出来的情怀正是如此,烦琐的生活哲学在张藜这里是可以浅白的意象一针见血地表现出来。生活可以是星星月亮,可以是炊烟小河,可以是那理不开的乱麻,也可以是篱笆墙的影子,和那篱笆墙上爬满的豆角秧。

著名歌词作家,中国音乐文学学会副主席晓光曾经评价张藜:

“坎坷的生活可以造就出几类人物:一类人深沉,所谓‘深沉风格磨砺出’;一类人逍遥,风声雨声皆不入耳;一类人豁达,‘踏平坎坷成大道’……张藜是可以划入第三类人中的。生活中他颇有几分‘鞋儿破、帽儿破’的洒脱劲(他说,他的好衣服多得很,是老伴儿杨卓兰给添置的,可他不讲究穿),又有几分‘老顽童’的执著天真。在创作上,他已渐入‘人情练达即文章’、‘世事洞明皆学问’的境地。我并不是说,我们都要循着那深一脚、浅一脚的足迹,去走张藜的生活之路。张藜的可贵,在于他没有麻木地承受这一切,而是以真诚的心灵去探求去发现生活之美、生活之理,用满腔热情去拥抱生活——拥抱属于自己的一切:厄运、灾难、痛苦、欢乐、幸福,并从中发现真、善、美。”

知其人,爱其乐。

艺术从来都不是艰涩苍白的物事,它既是维纳斯,也是向日葵,都是生活的爱与生机。正因为如此,我们才无法简单平直地去欣赏艺术。

在很多时候,甚至只是因为作品的背景和创作者的经历,就构成了我们喜欢某件作品的全部理由。

因为,生活才是人们吟唱的永恒主题。

而在这个主题之下,张藜寻找到了一个适合他的不可不谓之“诡谲”的表达方式。他所写作的歌词,仿佛人人熟悉,却从来没人说过,这样的话被张藜说出来了,还说得如此酣畅淋漓,“生活是一根线,也有那解不开的小疙瘩。生活是七彩缎,那也是一幅难描的画。”这是张藜的风格。

风格则源于生活。他刻意追求的,正是生活中的语言,这语言沾着泥土、顶着露珠,是日常口语,却也并不是拿来就用,而是用自己的思想感情、学识技巧润饰它,使那些原本家喻户晓,平平常常的话,变得既平凡又神奇,成为既明朗又有韵味的歌诗,而不失自然的纯朴、粗犷和野生的魅力。

蚰蚰叫月

蚰蚰叫月蛙叫河,
一波未平又一波,
舌头扇风风掀浪,
快咀鸭子飞轮车。

哎!

陈规陋习是没影的锁,
闲言碎语是扑灯的蛾,
歪梭子织网网织破,
大眼儿筛子窟窿多。
漏下的石头垒了个窝,
长脖子野鸡净瞎说!

仅凭这一点,就可以确定,张藜对生活一直保持着艺术的敏感度。不管这生活是苦还是乐,是荒芜还是繁盛,都要秉持真诚和热情,去感受、发现,才能一直歌唱。

而事实上,张藜的一生也的确是值得书写的传奇人生。在歌词创作的路上,他起步于青年时代,却成功于知天命之时。在那长达数十年的专业创作岗位上时,他却一直消耗在“脱胎换骨”的劳动改造中,始终完成的是替他人加工歌词作品的任务,创作岗位对他而言仅仅只是“名义上的”。在很多人看来不可能的老年时代,他却一步进入了最高殿堂的中央民族乐团,并从事专业创作。



在他艰涩、苦难、神奇、幸福交织的命运地图上,张藜走了一条蜿蜒的路。不同的人生态度,不同的个性性格,不同的气质修养,必然会造就不同艺术风格的作家。而个性愈是独特、鲜明的作家,其艺术作品必然会别有天地,异于他人,张藜的作品正是这样的典型例证。

知道了张藜的故事,才更体会到“黑油油的铁脊梁,汗珠子滚太阳”、“风吹篱笆雨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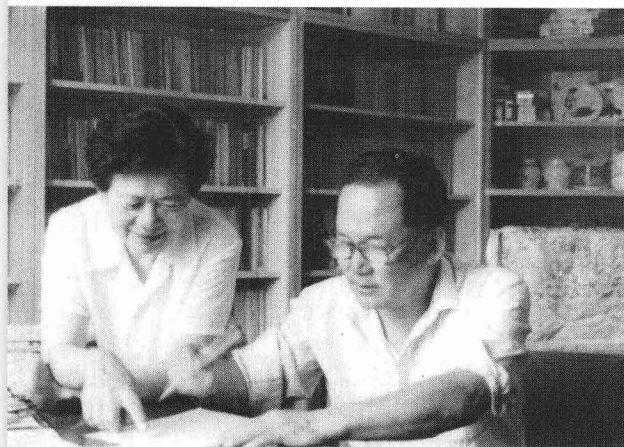


张藜注释

知己之短方能学人之长。由于我的家庭出身是一个城市富家,对基层老百姓的生活,对农村生活知之甚少,对工人、大兵的习俗更是无知。但,事业逼着我又不得不大力地写工、农、兵,真是力不从心

捉襟见肘。一九五三年十二月的一天早晨,我拿着一摞子从本溪深入生活写的稿子给霍希扬(那时是我们创作组组长)看,只领教来两个字的断语:“不行”。后来又拿到著名作曲家、画家、词作家、歌剧作家李劫夫手里审看,得到的回答更加凄惨:“张藜,我看你搞创作——够戗!”一个“不行”一个“够戗”四字评语等于宣布了我的死刑。就在这个关键时刻我诊断出了自己的致命病根:没有生活,不会用形象的生活语言表现所应表现的生活。于是,回到宿舍捂床大被哭了一场后就立下夙愿,一要读书,带着自己的弱点学习老一辈和同时代作家的优点。二要向农村跑,向一切基层跑,这个大政方针的确定,奠定了我后来的成功之路,看到这首歌词《蚰蚰叫月》就可想而知,该走多大一个弯子。至今我不忘两位前辈的教诲。

形象(喻体)联想是歌词创作的最最重要的技法之一。喻体的选定一要准确。蚰蚰是一到晚上就闹腾的小宠物。她和农村扯闲话的女人天生的一对儿。喻体的选定二要生动。蚰蚰叫月,也正是农村有些妇女一天干完活东走西串的时刻。喻体的选定三要深刻,这全在抓住不放地深入描写。丰富的形象,联袂的组合,形象套形象,这样写,既好看又好写,提供给曲作者一个闹腾腾的世界:蚰蚰叫月蛙叫河,(联体形象)/一波未平又一波,(由河水作比喻)/舌头扇风风掀浪(夸张)/快咀鸭子飞轮车(形象的进一步丰满)。陈规陋习是没影的锁(喻体的再扩张)/闲言碎语是扑灯的蛾(喻体的再扩张)/歪梭子织网网织破(接近亮题,使形象有思维的归宿)/大眼筛子窟窿多(还是使形象有思维的归宿)/漏下的石头垒了个窝(延伸的喻体)/长脖子野鸡净瞎说(归结主题同样用喻体表白,切忌少说理多用形象寓意)。一首短短的十句歌词竟用了二十八个比喻物象。



张藜和爱人杨阜兰女士

洗窗，泪花泡月亮”的沉重，“风声一阵阵呼啦啦地呼，井台一挂老轱辘，满天乌云不下雨，眼里没泪却想哭”的悲凉无奈，才能理解《东北，我的黑土地》上爱的剖白“……我喊过你，我的黑土地，哭你喊你，有谁回答，暴风雪打皱我的皮，噢，只听牛喘气。”

因为这条路，也正是张藜歌词创作的宝葫芦。

故土难离

1932年的大连，跟如今美丽的海滨城市大相径庭，当时，大连已处在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之下近三十年，张藜就在这时的大连出生。

人的出生犹如一次赌博，我们无法选择手中的牌，却注定将命运押成赌注。

对张藜而言，在这场赌博伊始，他仿佛就已经拿到了一手好牌，他的家境是丰裕殷实的，生活无忧无虑，父亲还是明治大学的毕业生，响当当的知识分子，在那个战争频仍的乱世，这样的家庭实在惹人羡慕。

熟人眼中的张藜

——邵正义

在这之前，在大连，很少有人知道他的名字，实际上他就是从大连这片土地上跋涉出去的著名词作家。

在北京，在中央民族乐团，大家都管他叫“老张头”，尽管他有一堆子“光荣而伟大”的头衔——国家艺术一级编导、中国作家协会会员、中国音乐家协会会员、《词刊》编委……



老张头小时候,一定很调皮,要不怎么他一钻到西岗区那个有杂耍儿,还有卖梨膏,卖嘎嘣豆儿的博爱市场,任家人提着耳根子也不肯出来。他家就住在紧挨着博爱市场的一个不大不小的四合院。兴许,正是博爱市场的卖东西的吆喝声、杂耍儿,使得他迷上了文学艺术。

然而赌博的魅力正在于它的不可测,犹如天象,瞬息间可能阳光全被隐去,只剩下风雨。但,不论此后中落的家道让张藜体验到了怎样的苍凉,我们却不得不承认,在家道中落之前,这个家庭所给予童年张藜的优裕生活和良好教育,对他的一生所产生的影响,着实是巨大的。

毕竟,要见过了繁华,才明白贫苦生活的深义。

张藜的哥哥是喜欢音乐的,所以买了不少交响乐唱片,在民不聊生的时代,童年张藜却有幸随着大人们一起,围坐在留声机前,聆听那黑色光盘里流淌出的奇妙天籁,这一切不能不让他倍感惊奇。

那是岁月的声音,是建立于充裕的物质生活之上的奢侈的情感体验。

音乐教育是否应始自孩童时期,从张藜来看,答案不得而知。

哥哥还翻开了一本本印有五线谱的书,书上这些普通的线及符号,记录了音乐的奥义,对于孩童的张藜而言,这种联想是奇妙的,像童话,也像魔法。

除了音乐,他喜爱读书。这两件事情从这时已进入了他的生命,并由此结下了一生的不解之缘。

在到了入学年龄之后,他需要一个上学用的名字,而父亲在给他起名字的事情上曾经几度犹豫不决,不知道到底应该给这孩子起个什么名字?左思右想也没法决定,“就叫张藜不是挺好的吗?”二姑笑着说,“挺奇怪的名字,好,就这个藜字吧。”二姑满意地离去了。

就这样,张藜就成了张藜。按汉语的解字之法,藜字,是青草下的黎明,生机萌发的时刻。

生机萌发的张藜,快快乐乐地跑去读书,虽然生活在封建社会思想的桎梏中,但喜好读书的他还是从中吸取了不少知识养分,每天望着天空中的云彩,他的心底涌现出一些美丽词语,他总是很奇怪上苍制造了世间万物,人